

德日進的科學神學方法

從《人的現象》探討

余穎心¹

本文從德日進《人的現象》一書出發，首先介紹其著作的背景與結構，並擷取其重點思想與突破，進而整合其科學神學方法論。作者強調自然科學和神學的交談精神，而德日進在其研究中，可謂登上這領域的巔峰。

前言：自然科學和神學必然是勢不兩立嗎？

生活於現代世界，自然科學與人類息息相關，我們的生活非常依賴自然科學的貢獻；而神學又在精神領域上扶助人類的自我超越和終極關顧。兩者都在不同的知識板塊上為全人類締造幸福的生活，兩門學問也同時在尋找蘊藏於宇宙中的真理。但是，當自然科學和神學放在交談的處境時，科學家和神學家好像都無法溝通，各自辯解，能達到共識的機會不多。許多世紀以來，學者們開始問一個問題：神學中有沒有自然科學的立足之地，自然科學又可否兼談神學？

一直以來，要打破自然科學和神學在井水不犯河水的膠著狀態，實在不容易。自然科學講求從觀察、實驗、搜尋證據和

¹ 本文作者：余穎心姐妹，香港聖神修院神哲學院神學學士畢，現就讀輔仁聖博敏神學院神學系碩士。

推斷，找出宇宙間的奧秘；神學則從聖神默感、聖經、信理、教會訓導、宗徒承傳的內容，進行神學反省，尋求對宗教真理的了解。其實兩者同時也在探索和服務真理。在十九及二十世紀，自然科學對於宇宙和人類的起源有相當深入的研究，專家們試圖解答萬物起源的秘密，這也衝擊到聖經中的創世觀。達爾文的唯物主義「進化論」對宗教帶來的挑戰，令許多人對聖經及教會所相信的萬物起源產生矛盾或懷疑。究竟自然科學和神學可否兼融？或更好說，是否能互相補充，讓人類能有更大的視野去了解宇宙的奧秘？

十九世紀末至二十世紀中葉，自然科學和神學界出現了一位具影響力的學者——耶穌會士德日進神父²，他既是一位宣講神學的教士，也是一位自然科學家 and 考古學家。他嘗試整合科學和神學的兩種不同學問，研究「進化論」之可能，後來寫成了《人的現象》一書。究竟他在這兩種截然不同的學術領域研究中，以何種方法或進路達到平衡？不但能讓「進化論」與「創造論」不陷於兩極矛盾，也可以帶動更多科學上的啟發和神學的反省。他在學術上的嶄新見解，為科學家與神學家的學術交談帶來更多新的機遇、更廣闊的視野、更多的靈感。

本文從德日進的著作《人的現象》，探索他在自然科學、

² 德日進神父（Pierre Teilhard De Chardin, SJ），1881年生於法國，1955年歿於美國。他自小熱愛觀察大自然：6歲時看到鐵器在泥土中變化，而吸引他研究物理學和考古學等科學。相關生平詳見：德日進著，鄭聖沖編譯，《人之現象》（台北：先知，1972），9~22頁。

神學、人學和哲學之中的思考進路，發掘他如何在自然科學和神學之間取得平衡，並產生出他的科學神學方法。

一、德日進《人的現象》簡介

（一）著作背景

1920 年代末至 1930 年代，是德日進活躍於亞洲考古學研究的時期，他把所有研究過程及靈感，輯錄成筆記。在二次世界大戰滯留北京時，把蒐集的珍貴資料和筆記，編成《人的現象》一書，在一年間完成。1948 年，他將《人的現象》呈交羅馬審核，並打算出版，可惜不獲批准，並一度成為教會內禁書。雖然如此，他並沒有放棄發表其著作，並默默地把其他研究筆記編輯，組成《德日進全集》。而《人的現象》的面世，經歷重重困難後，於 1955 年夏天，在 32 位科學家及 26 位德日進家族成員的努力，並得到荷蘭女王瑪莉霍珊（Queen Juliana Louise Emma Marie Wilhelmina, 1909~2004）的保護下正式出版。

（二）內文結構

全書共有四大部分。第一部分是論述生命之前，宇宙的質料、物質的內涵和早期的地球；第二部分談到生命的出現，與生命的擴展；第三部分是全書的重要部分，討論人類思想的誕生、精神圈的展開、現代地球的處境；第四部分談到超生命，包括集體的結局和超人性、大地的結局；而最後尾聲，以宇宙基督論的現象、人類現象的本質和在世界裏的「惡」，論述它

們在演化論中所扮演的角色和地位。

內容重點：這本書不只是述說人的進化和終向，而且是一本有關動態宇宙論的書。從人的演化過程，透視宇宙的奧秘；探索人由哪裡來，又往哪裡去，宇宙最終可能演化成怎樣。

動態宇宙論是解釋物質演化的重要關鍵；畢竟謹靠刹那間的觀察，無法看出其演變是怎樣發生的，世界萬物彷彿是靜態的。德日進則認為，宇宙萬物都有一種「潛在」(within)或「意識」³ 中的演化。這是他從小時候，觀察到鐵器由堅硬光亮演變成鏽蝕的過程而產生的討論。那麼，他認為人的出現，是否亦如宇宙因不同元素所演化而來？對此的討論，「北京智人」所帶來的啟發，指出人的出現和其他生物或物質，是有所分別的，而且分別相當懸殊。

首先，他認為人是創造的高峰：宇宙間眾多的物質雖然都有其本身的「潛力」，但並不是全部物質都擁有同樣的能力，譬如：樹木、石頭、昆蟲和人類，他們的演進潛力各不相同。這四項不同的物種，以人的潛力為最高。

如是說明，德日進提出的進化論 (Evolution，更適合的是用「演化論」一詞) 給了人的創造奠定了一個基礎，也就是說，「北京智人」是在人的演化現象中，其中的一個階段。然而，他並未在這種表述中得到滿足。他進一步提出人類演化中的兩個幅度：表面 (biosphere，即物理層面或生物層面) 和內裏 (noosphere，即精神層面或心智層面)；這兩個不同的層面互相影響：

³ 此「意識」並不是指思想意識，而是一種物質性的力量。

- 人的生物層面，影響其如何存活。他解釋了人類在演化過程中的各階段進程：由茹毛飲血的時代，到懂得使用火和新舊石器時代的進步，影響了人在生物特徵上的演變。
- 心智層面的演化，德日進則以「突變論」作為關鍵的解釋。這突然而又巨大的躍進，即「人化」（Hominization），是人類獨有的演化過程，它同時在生物/物理性進化中有所突破，而進入了意識心智的進化。

（三）「人化」的突變

「人化」使人類的心智精神層面有所創新（noogenesis），發展成可以思考，且在情感、靈性上有能力超越，更重要的特徵是，「人化」具有愛的能力，這種愛的能力並不是本身肉性或本能的愛，而是一種高層次的、精神上的、超越的愛。簡單來說：人類在「人化」以後，思考方式由物理性轉向心靈精神方面。這不是說在此之前，人不懂思考，而是思考的介面從單一的物理層面，演進至物理和心智兩層面並存。

「人化」這突變，把人的演化提升於所有物種之上，同時，心智層面的發展仍然在不斷繼續推進。這樣，論述人的演化可以看成仍然在一個過程中（already but not yet）。再深一層分析，德日進更大膽地說，人類是一種有超越性的精神體，被安置於生物層的軀體之中。人類由原始人（proto-human），走向「人化」的突變（hominization），而人的未來有著自我超越的機遇（ultra-hominization）。這演化的理論，帶來了人類演化到現在的

更深層意義：就是人從哪裡來，又往哪裡去的思考。然而，這是德日進埋下的「有神進化論」和「宇宙基督論」的伏筆。

德日進談到人的演化時，曾提到一種能量，是引導萬有的「引力」（energy）。這引力是使萬物在其不同程度和敏銳度的「潛力」中，被導引發展，使其演化走向成熟。換言之，演化是兩種力量的配合，除了萬物本身的「潛力」使其發展，外在也有吸引歸向圓滿的力量。而這外在的引力，是指向一個導向目標——圓滿，也就是宇宙中核心動力的天主。在萬物方面，祂固然是其創造者和完成者⁴；在人類而言，祂使人類在生物層面和精神層面兩者達到統一，是整個宇宙進化活動的終向。

從已經驗的歷史中，演化有進步的幅度，亦有退化的情況，特別是人類的處境。德日進如何解釋這現象呢？他認為人類由物質至生命，由意識到心智的實質演進或退化，是人在演化過程中表現的意願。演化的上升與下降，需要人和在其內的引力合作，所以人的自由意志影響自身的演化。至於宇宙中的一切負面影響，如病患、死亡、惡及不完美事件……是無可逃避的「熵」（entropy），但無阻人和萬物向著至善的進化歸向。

（四）人的未來

本書最後談及人的未來，除了前文提及的超越性人化（ultra-hominization）外，德日進提及基督是人未來的終結點。這方面，

⁴ 正如〈尼西亞信經〉中的其中一句：「無論有形無形，都是祂所創造的...」。

可以歸結為兩大討論：一，從人性而言，耶穌基督的道成肉身，進入了自我的超越，最後成為圓滿；二，從宇宙性的幅度而言，耶穌基督在天主性方面，是原始（Alpha，阿耳法）和終結（Omega，歐默加），是「那今在、昔在及將來永在的全能者……」（默一8），萬物因天主而創造、而存在，又因祂而歸向圓滿。

德日進將人的未來，連結到宇宙性的基督論，從而指出演化的更深層面，即一套「有神的進化論」，這是在自然科學上還未能掌握到的部分。論到人類到世界終末時的處境，他認為有兩個可能性：一是人類不斷自我超越，達到圓滿至善的境界，和天主共融；二是人的演化走向至惡，完全與至善對立分離⁵。

從《人的現象》內容來看，德日進大膽地將唯物主義者，或唯自然科學者的進化論，破天荒地說出他們未有意識到的精神層次，甚至和宗教連在一起來討論。雖然他受到教會保守派的抨擊，但對自然科學界的討論，有著先知性的地位，也為自然科學和神學的對話，開闢了一條康莊大道。雖然過程困難重重，但對消解兩門學術在交談層面的矛盾，可謂貢獻良多。

二、德日進的科學神學思想和方法

（一）德日進的學術背景

研究德日進的神哲學思想，需要了解他受到哪些學說所影

⁵ 這至惡是指向魔鬼及一切不完美的事物，因為德日進神父提出人在演化過程中有其自由意志；此外，他亦未否認宇宙中魔鬼的存在，所以成為人走向終極的可能性之一。

響。從古代、中古，以致歐洲的近代思想浪潮中，學術上不同流派都給予他豐碩的收穫。在哲學方面，他受到古希臘哲學家柏拉圖（Plato, 427~347 BC）的二元世界觀，和亞里士多德（Aristotle, 384~322 BC）的形上學薰陶；在士林哲學方面，聖多瑪斯（St. Thomas Aquinas, 1225~1274）不僅給他哲學的思維靈感，也在神學方面，如「五路論證」及實在論（Realism），帶給他豐富的思考材料。他曾是近代哲學家中的現象學法國學者柏格森（Henri-Louis Bergson, 1859~1941）的學生，而現象學最爲影響他，特別是以現象學的詮釋方法，作爲對人類演進的敘述，建立他對人學的解釋，成爲他獨有的人學哲學和人學神學論點。

在自然科學方面，他受到幾位重要的學者影響，包括法國生物學家拉馬克（Jean-Baptiste Lamarck, 1744~1829）和達爾文（Charles Robert Darwin, 1809~1882）在「進化論」中提出的「物種原始」、「生存競爭」和「自然淘汰說」；魏斯曼（August Friedrich Leopold Weismann, 1834~1914）提出的「突變論」，啓發並強化了他提出的「人化」這突然轉向的進化論點。

在衆多學術巨人的思想啓迪之下，加上德日進在科學天賦的才華，及超卓神學訓練，讓他在兩方面的學術基礎建立得穩固，因而奠定了他的獨特性，打開了自然科學和神學的溝通要道，甚至成爲影響研究科學和神學對話的重要人物。

（二）德日進「有神進化論」和達爾文「進化論」的比較

達爾文（Charles Robert Darwin, 1809~1882）是著名的英國生物學

家，他在 1830 年代開始研究生物的進化和物種的起源，並在南美洲的加拉帕戈斯群島展開深入的探索。從他的學說中，認為生物的起源是由微生物或細胞演化出不同的物種，如哺乳類、昆蟲、溫血動物等，即是說，各種生物不是在同時出現的。近似的物種因著遺傳基因的改變而進化，這種改變可以是因為生態環境促使，而產生「良性突變」⁶。他以猿猴和人類為例，認為他們是遺傳基因在生態環境影響下的突變。⁷ 至於遺傳基因的「惡性突變」，是一種物種淘汰過程，病變和缺陷削弱某一個物種的存在可能，或因生態環境變化、失去有利生存環境，而無法繼續生存，此即所謂的「物競天擇，適者生存」定律。強的物種會存在和進化；弱勢物種會被淘汰。這個理論亦推演至另一理論，即他所立說的「物競天擇/地擇說」。他從比較生物化石、比較解剖學、系統分類學、古生物學及微生物學等，進行研究和分析，而找到推論的證據。達爾文的「進化論」顯然是一種唯物主義和科學研究作軸心的生物演化說。

德日進的「有神進化論」和達爾文的純粹唯物「生物進化論」⁸，雙方展示的視野和幅度截然不同，可作比較如下：

⁶ 這「突變」與德日進神父所提出的，有所分別：達爾文強調的是一段長時間的物種的變化。德日進神父指的「突變」是現象性的。

⁷ 已有很多科學家認為猿猴和人類不可能有如此的進化。

⁸ 雖然達爾文是基督徒，但在其「進化論」中並沒有緒述任何關於宗教、神觀或創造論的內容，故此歸納為「唯物主義的進化論」。

【德日進與達爾文的演化論比較】

比較項目	德日進的「有神進化論」	達爾文的「生物進化論」
1.對象	所有物種，包括死物。	微生物、動物及人類。
2.演化程式	所有物種由出現一刻便已存在，並在各自的「潛力」中演化。	現在的生物皆由微生物或細胞進化；相近的會演化成更高層次的生物。
3.「突變」	是「現象」，由一層次轉變到另一層次；「人化」是由生物層和意識層進入心智層和精神層，使演化論包含心靈精神的部分。	是一個過程，從生物的進化階段而言，是因生態環境或生存空間而發生良性（進化）或惡性（退化或淘汰）的變化。
4.自主性（自動與他動）	萬物皆具有自己的潛能，也有外在的引力導向演化；而人更有自由意志選擇配合或拒絕引力的導向。 「惡」或「熵」不會影響演化。	演化是純生物性的，受到內在遺傳基因和外在生態環境影響，生物自身沒有選擇，需要跟著演化的定律軌跡。 「惡性突變」（疾病或基因變異）會影響進化，甚至淘汰物種。
5.人類演化的幅度	生物層、意識層、心智層及精神層。	生物層、物理層。
6.物種起源及終向概念	萬物皆有起源，並向著圓滿演化。 從起源  到終極	世界的全生物來源是由微生物或細胞而來，進行進化或被淘汰。並沒有提及終向問題。 起源——>？
7.宇宙觀	有討論。	沒有討論。

8. 研究基礎及幅度	• 自然科學：古生物學、生物學；考古學及地質學... • 神學：聖經、信理（創造論）及神學中的人學... • 哲學：形上學、士林哲學、現象學及哲學中的人學...	自然科學：生物化石學、比較解剖學、系統分類學、古生物學、微生物學及生物學。
9. 宗教觀	一神論（基督宗教）	無神論（唯物主義）
10. 延續發展之可能	有可能，他的論述奠基在科學和神學上，仍有很多討論空間和可持續性發展。	可能性較低，因為已有很多科學研究推翻他的進化論，加上純生物的論據及唯物主義的視野，使其論述站不住腳。

（三）綜合德日進的科學神學方法論

從自然科學的歷史發展中，有很多科學家也是有宗教信仰。包括「宇宙大爆炸論」（Big Bang Theory）的研究者勒梅特（George Lemaître, 1894~1966）是一位天主教神父；同是神職人員的孟德爾（Gregory John Mendel, 1822~1884）是遺傳學的重要學者；天體物理學家威斯曼（Jennifer Wiseman）也是一位虔誠基督徒。但是他們沒有特別發展科學和神學共存的討論。

十八、十九世紀，自然科學因科技和工業進步而突飛猛進，很多人都關注科學的發現，加上宗教被近代的唯物主義、無神論及不可知論等學說淡化，演變成一種自然科學和神學的隔離狀態，兩者不能在共同的研究中正常發展。打開這封閉多時的門，就是德日進。他以無比決心和毅力，輕視種種困難和反對，堅持把所認知的科學見解，和神哲學融入他的研究中，並為造

福世界而將其學術研究分享出來。德日進在他的著作中寫道：

我並不假設現在能直接解決所有在自然科學中的發現，
可使自然科學有無限的存在價值，即使這是非常重要的；
我只渴望做到的，就是在神學上嘗試發展，做一個基礎的
導引，讓你們以基督徒的眼光去細味和喜歡自然科學。⁹

他提出兩面鏡子：首先，自然科學是以分析作為研究的功能，她帶來的後果是把我們拉離神聖的現實；然後，在自然科學的洞察中，我們留意到宇宙和世界是如何形成，這洞察使人的意識迴轉到萬物存在的問題，再而發現唯一宇宙的中心——天主。

這個「鏡子比喻」，可說是德日進在科學和神學之間，取得平衡的重要中心思想。在科學實驗和觀測中，人類可了解粒子結構、化學的玄妙變化、天象的運行、細胞如何分裂成長……等，人類可以憑這些事物去明白在宇宙間的物理法則。但是，要進入深一層次思考的是，這些法則指向甚麼？這些法則又怎樣恒常不變？或有週期性？或甚至突然改變？是什麼使它們運作？由這些提問中，牽涉到的是形而上學的思考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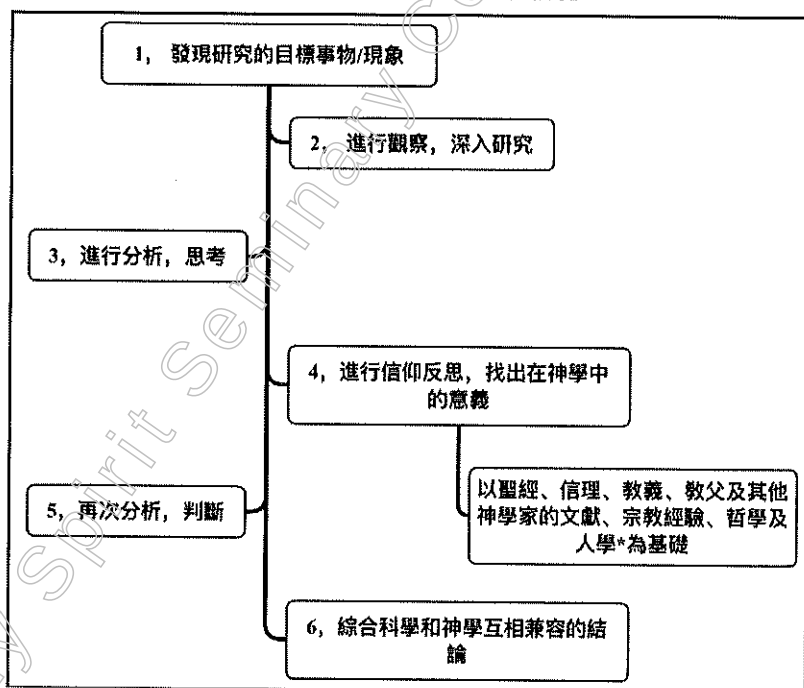
德日進認為，當人在可掌握的科學證據中，好像看到很多事物，找到新發現；而另一方面，又陷入漆黑一片的奧秘中，發現人類還不能了解和解釋事物的全部。最後，走到自然科學能證明事物的盡頭，引出形而上學的哲學提問，抓住這一瞬間

⁹ Pierre Teilhard de Chardin, *Science and Christ* (trans. René Hague; UK: Collins, 1965), p. 21.

產生的洞察，如同擦上一點火花，把黑暗中隱而不露的奧秘呈現眼前。因此，他認為走到自然科學的盡頭，就是神學的開始。

從德日進如何鋪排《人的現象》這本書，明顯地，他要透露的是一種科學的論證，證明宇宙萬物的起源和終向，和人類出現演化至圓滿的現象。不過，也是說明了他如何從自然科學研究開始，找到那洞察而說出超越科學範疇，進入神學論述和反思，但又不互相矛盾。在這裏，簡單論述他如何發展這科學神學的方法論。¹⁰

【德日進的科學神學方法論】



¹⁰ 見附圖。圖中「人學*」是包括神學中的人學和哲學中的人學。

1. 從研究中找到某目標或現象，而這些研究材料是整個研究的核心，有龐大的影響力，甚至帶來有點衝擊性的議題，作深入的科學研究。如：推斷人的出現、物理層如何演化至心智層、「人化」……等。
2. 進行觀察，深入研究，是找出合乎真相的論證，和在事物中隱藏的宇宙法則。如：他發現了重要的演化能量，就是萬物都有「潛力」，而他亦推斷每一種事物的「潛力」也不一樣。然後，進入下一個重要的階段。
3. 進行分析、思考：這部分是要推敲在研究所得到的論據，是否能成立，又或是可以被更強的論證所推翻。而思考部分，為他而言，就是要找出在科學研究盡頭的洞察點。好比「人化」這個論點，在科學研究上站穩了。而這論點又涉及精神層面，他如何可繼續推論？向什麼方向推論？透過思考，那微妙的洞察發生了，就是人學和神哲學：人的本質是什麼、他的演化要上升到哪一個層面……？這些已超出科學可解決的問題。
4. 進行信仰反思，找出在神學中的意義：在一方面，論題已經超越科學可以解釋的層面，轉向神哲學領域來思考，也是一種擴展真相的方法；加上他本身是一個神學家，更是理所當然地從他所學習的神學範圍中，找到更適合的解說。他透過聖經，特別是「創造論」給予的印證，並加上信理、教義、神學中和哲學中的人學、教父文獻，及聖多瑪斯的

「五路論證」，作為推斷天主在宇宙中的臨在；他自己的宗教經驗也是材料之一。

5. 進行分析、判斷：在科學的推論及神學的光照下，再次分析，和判斷真偽。在兩方面的學術中，有否矛盾衝突？譬如：人的出現在科學的生物演化中的推論，和聖經的「創造論」，可以找到平衡點嗎？然而，他認為萬物在宇宙出現之時，已經是齊全，而非先有一種生物，變成另外一種生物的推論。
6. 綜合科學和神學互相兼容的結論：此乃經過多重的步驟，在研究、分析、思考、判斷的過濾中，又透過不同的學術論證的支持，最後能達到一個兩方面並容，甚至好像是以鏡子的互相反射，使人可以從多元角度看到事物的真相。

德日進在科學方面的物理性研究，和對神學的推論，經由反思兩者之間的相輔相成，而指出演化論的兩大幅度：即人在物理和心靈的演化現象；然而，這兩大幅度都充分說明，更使讀者領悟到科學語言以外的神觀，特別是人的超越和宇宙人觀。

在科學中找到天主，也能在神學中融入科學的見解，這可能是德日進畢生努力的目標，而他已經做到了。

（四）德日進的科學神學方法論對後世的影響

德日進的研究，引起了科學界和教會內的重要影響。首先，在科學界，他曾評論自己的科學研究和一般的不同：一般的科

學研究是「在外面看」，亦即看事物的外在，或更明確地說，是物理上的變化或現象。而他則同時「在裡面看」，亦即他得自於「外面」的資料，然後向事物的「裡面」進行研究。

「外面」和「裡面」所表示的分別，在於「外面」是靜止的，看到的現象和事物是定格的；「裡面」的是常常帶有動態的，可以看到過程和趨勢。什麼是事物的「裡面」呢？就是指事物背後所影射（reflection）的部分，這部分就是上文所提到的形而上學和神學層面。他大膽地告訴世界一件震撼的事，就是科學可以包含神哲學的幅度，兩者中間有一扇門，願意的人是可以遊走於彼此之間。

在教會內和神學研究方面，德日進從他長時間的研究中反思，雖然在當時教會內引起保守派的激烈反對，認為他贊成「進化論」是違反了聖經的教導，甚至認為他的學說偏頗。不過，他的科學神學觀點沒有被埋沒，反而引起了巨大的迴響。

首先，他對「創造論」的新詮釋，不只是《創世紀》所說的六天，而是天主從起初到現在，都在創造的計畫中，直到圓滿。因此，教會在宇宙觀和創造的看法，從靜態轉向至動態，是在既成又未遂的演化中。

其次，對於原罪的討論，他提出「缺陷」作為新的詮釋，這樣，原罪的意義已成了一個可以超越的現象。雖然人有原罪的「缺陷」，是在其演化論中的「熵」，但它不能影響人走向天主和最後的圓滿。「人化」中所言的「愛」，是謂「人格」的一個元素，通過愛人而愛天主，不但是指向人的成聖，也是

基督所說的：「……我實在告訴你們：凡你們對我這些最少兄弟中的一個所做的，就是對我做的」（瑪廿五 40）。這顯示了愛的本質的可超越性，而且也是充滿在宇宙中的能量。

至於天主的存在，他以科學神學的解釋，再次肯定聖多瑪斯「五路論證」的重要：他在萬物中找到天主；天主存在的痕跡，也呈現在萬物中，萬物也要歸向天主。這樣說，天主的無所不在就更易於理解和詮釋。

最後，他提到基督是宇宙的「元點」（Alpha and Omega），影響了拉內神父（Karl Rahner, 1904~1984）的基督論（宇宙基督論）、人學中「自我超越」的可能，以及天主在宇宙中「自我通傳」的神學思想。可幸的是，在德日進去世後，教會也漸漸採納他在科學研究中得到的神學洞察和理論。

三、科學和神學如何交談？

經過十六世紀的文藝復興、數次工業及科技革命，宇宙神秘的面貌一步步呈現在人類面前。如今在廿一世紀的當下，人類重視科學的浪潮持續，但思考宗教與科學之間關係的機會卻不多；然而，兩者的交談對人類了解所身處的宇宙的途徑，將能獲益匪淺。藉著交談和思考，人類對奧秘和其背後的動力——自有者（the unmoved mover）——顯然感到驚奇不已。

在德日進的研究生涯，發現科學和神學是可以相互交流的，甚至可以說，他走上了這領域的巔峰。正如之前所說，當科學的研究走到一個終點時，也是可以跨越到另一層面的一步，即

走入神學之中繼續探索。不過，兩個不同學問怎樣交談？這需要一些交談的條件，就是平等、開放、彼此接納、不排除任何可能性和多元討論空間、共同建設、共融。

在這些條件中，平等就是沒有任何一個學術領域凌駕在另一個之上，只有互相尊重彼此的研究成果，才能有交流的平台。而開放和彼此接納的態度，促進彼此的合作。研究學問不只是單一地著眼於一個領域，在其他學術中也能補充新的體會，甚至得到洞察的契機。

聖經是一本啓示性的經典，當中的敘述和神學的表達是一種啓示性和標記性的語言。內裡要告訴世界的信息，並不是依書上每一字去了解便可以明白；聖經也不是把所有的事情都說得明白，當中具有隱藏的奧秘，是一本以信德來理解的書。所以，若將聖經一成不變而生硬地套到科學裡，又或把科學的結論，硬套在聖經上，是落得兩敗俱傷的結局。所以，在交談中，需要存有不排除任何可能性的心態，和多元討論的空間，因為，科學和神學正是反映同一事物的兩面鏡子，它們把不同角度和延伸擴展的視野，呈現在人類面前。

科學與神學交談的目的，是要尋求一個絕對的答案嗎？大概不必執著於一個結論。相反地，卻是共同建設學術交流的平台，透過討論而擴展智慧。一個學者的學問是有限的，但一群不同專業研究的學者，志同道合的一起研究交流，產生的學術成果貢獻是不能估計的。共融的交流，就能彼此支持和互相裨益。

在交談中，如何運用字辭和它們背後的包含領域，不僅相關，而且相當關鍵。「陳述困惑」(the problem of narratives)是站在不同範疇中來交談的致命點。在因緣際會下，於 2019 年 11 月，輔仁大學宗教與科學研究中心主辦的一個研討會，題目為「在生發宇宙中的神聖行動」，講者和聽者交流的部分，就是產生了「陳述困惑」的現象。他們在「創造論」的問題上，講者和聽者所站立的角度不同：一位是以科學「演化論」角度，另一位從聖經的「創造論」出發，在其對話中，完全找不到咬弦的一刻，甚至幾乎擦出爭論的火花。與會的一位講者，在梵蒂岡天文台任職的 Fr. Richard D'Souza SJ 指出，這正是「陳述困惑」的情況。就「創造論」這課題，不同範疇的語言，帶來各自的表述；科學的語言和聖經及神學的語言不盡相同，科學告訴世界什麼，聖經和神學又告訴世界什麼？在這「創造論」中，它可以是在生物學、天文學、聖經、神學、信理、甚至各國神話的範疇中的其中一個項目。若交談使用的角度不一致，即出發點不相同，不能達到對談的目標，也恐怕製造更難修復的誤會，無益也無助兩門學問的交流研討。交談應該是在同一個範疇和意識內進行，最能達到交談的目的和正面的成果。

總結：以德日進的神學方法促進多元交談

德日進是一位了不起的和解者。他是信仰與科學為彼此互相的延伸，而進入一個更大、更持續的願景。這個把研究納入靈性需求中的更大願景，就是人類所渴望的「發

揮的精神、成為更完美」，和去滿足他們探求那位絕對者的方法。我是否追尋一個更宏偉的生命願景？¹¹

知識就如同萬花筒一樣，一端的彩色碎片被筒中的多切面膠片折射，產生不同對稱圖案；那些彩色碎片，保持著某個姿態，但當我們不停轉動它時，就有更多不同的美麗圖案出現。德日進畢生在科學和神學上努力，他遇到的困難和挑戰之多，可以想像他內心的掙扎是如何厲害，但他沒有選擇放棄，為的是要把科學的研究和神學的洞察，讓她們成為人類探知的火把，而他實現了這使命。

在這科學進步神速的廿一世紀，人類每時刻在研究、發現、挑戰固有的學說，或發展更多新的研究。在此同時，日新月異的思想浪潮，也隨著人類的發展衍生出來。為天主教會的多元交談使命和方法，與無神論或不可知論者的交談，也需要再反思。在不同立場的討論空間中，可以參考德日進的神學方法與思想，來進行交談。他認為這是可行的，因為當人類對科學掌握更多之時，就會發現天主，從而進入一個新的紀元。他也特別向基督徒說：

如果基督信仰不能在上升的動向中達到或提升人類整體的靈性活力，他就並非真正活著……我們所衍生的基督神國，唯有經由奮鬥，或藉著世上和平中的每一條科技與思想的途徑，以致人性發展到極限，才有可能被建立。透

¹¹ 安德烈·杜柏斯主教 (Bishop André Duplex) 著，黃慧敏譯，《與德日進神父一起祈禱 15 天》（台北：光啓文化，2012），81 頁。

過理智與良知的交互運用，我們才能明白和面對天主的旨意。¹²

因此，科學和神學達到平衡而不矛盾，也需要人的自我超越，才能開放每一個了解奧秘、了解天主的可能進路，也才能開拓自然科學和神學的溝通平台，讓自己在聖神的光照和推動下，不斷超越，不斷成長，在真理的引導中，使其圓滿。

¹² 《德日進全集》第9冊，259號。轉引自：安德烈·杜柏斯主教著，《與德日進神父一起祈禱15天》，82頁。